

春到宝台花满霞



□ 周学朝 文 / 图

一棵繁花满山霞。今年初春，寒气还没有完全退却，在永平宝台山中的木莲花和山茶花等山花如期开放，迎来了不少中外游客尽情观赏和摄影创作。

朝霞刚露出笑脸，我也和游客一起登临宝台山顶，眼前的山野时空，在艳红的阳光照耀下，显得开阔大气，满山

遍野的木莲花、杜鹃花和山茶花绽放在明丽的天幕之下。花型各具特色，互相穿插，前拥后挤，争相开放；花色红的耀眼、白的洁净、黄的灿烂、紫的纯情，形成一道道天然亮丽的风景线，让我忧郁疲惫的心情也为之豁然开朗。

木莲花、山茶花、杜鹃花是宝台山中的三大名花。从初春到仲夏，它们先后绽蕾吐蕊，汇聚成花的海洋，在宝台

山原始森林新绿的映衬下，像迷人的红霞和洁白的云朵，映满山梁，装点林间，撒满沟壑；像舞动的红白绸带，轻盈飘逸，烂漫潇洒，豪情奔放；像快乐蜂蝶的使者，传递春的消息，浩瀚成满眼的花海，使人精神振奋，充满信心和力量。

宝台山，距离永平县城西南方63公里，全山方圆9584公顷，最高峰海拔2913米，最低海拔1130米。因山形像莲花而原始森林中多木莲花而得名。远观主峰耸峙，恰如一朵盛开的花卉盆景；近观，古木苍劲，青翠欲滴，奇花异草竞相媲美，素有“木莲奇观天下稀”的盛誉。

据金光寺内现存的《立禅和尚语录》记载：“台山宝物，非俗子轻易识之，百鸟谈经，青眸念佛，春暖树吐莲花，夏薰竹交玉笋，秋冬二季，桂梅斑竹芬飞，野樱山茶馥郁。”语中提及的“莲花”，指的就是木莲花。木莲花，树干通直，树皮灰色，高20至30多米，是我国境内目前所发现的第四冰川期遗留下来的古老植物，被植物学家称之为“活化石”。

徐霞客在《滇游日记》中这样写道：“南山如屏，高穹如面墙。其上多木莲，树形高大，花开如莲，有黄、白、蓝、紫、褐色，瓣儿十余片每二月则末叶而花，三月则花落而生矣。”冬末春初，当春风轻轻掠过大地，木莲花树便开始打包了。这时观木莲，整个树枝像系着千万个铜铃，又如成群的春鸟栖落树枝上，春意油然而生。

除了木莲花，还有山茶花、杜鹃花等，只要到宝台山游览，其花的美景特色，使你每前进一步或是转身都会获得一个惊喜。在林海浩瀚的原始森林中，分布着云南山茶300余万株，树高10至18米，随处可见，百年以上的古树近5000株，其中300年以上的有1000余株。从宝台山金屏寺到洗身河的幽谷

地带，自然连片生长着16公顷的山茶花，有百年以上挂牌的山茶125棵。山茶花为常绿灌木或小乔木，树姿优美，荫稠叶翠，花朵大如杯盏，以红色为主，其间衬托白色或黄色，娇艳富丽。花事极盛时，“9芯18瓣”和“7芯18瓣”茶花，花型别致，艳丽夺眼，怒放于苍翠的绿叶间，暗吐幽香。其中，有一棵高28.1米，胸径44.3厘米的山茶，是世界上长得最高的野生山茶花树，与各种山花互相映衬，竞相开放。在宝台山国家森林公园中的“博南红”和“宝台红”山茶，枝繁叶茂，花更是开得火红烂漫，呈现出“树头万朵齐吞火，一树繁花满山霞”的缤纷奇景，景观之壮丽令人心驰神往。

杜鹃花要算宝台山品种最丰富的花卉了。相传蜀王杜宇，禅位后逝去，其魂化为杜鹃鸟，成为所谓的“杜鹃啼处血成花”。放眼俯视，层层叠叠的杜鹃花遍布整个宝台山，有的树高10米，一树千花；有的高悬崖壁，似揽云戴月，万株成林，汇成杜鹃花海，枝枝红如烈火，灿烂如霞。从区域看，有的成片成林达百亩以上，蔚为壮观；有的则在众多树木花卉中独树一帜傲然生辉。从树形上看，有的百年老树耸入云霄，虬枝上点缀鲜艳花朵，逼人眼目；有的则树矮枝短，偎依于路边道旁的杂草灌木中。从花型上看，有的大如碗盏，花团锦簇，绚丽多姿；有的如繁星点点，娇小玲珑。从花色品种看，有红、白、紫、黄、橙等，一应俱全。

“远观木莲花中魁，近看山茶风姿美。杜鹃花满山霞，游人揽胜暖心怀。”春天的宝台山，喷红叠翠，吐艳惊心，树树火红，万朵娇媚，鸟语花香，各种野生动物又给青山绿水、春花烂漫的宝台山赋予灵感和给游览者无穷无尽的野趣。

一抹幽蓝在梦中

□ 姚静

有一朵花容颜罕世，却难得一见，它是绿绒蒿。

绿绒蒿是高山花卉，对海拔有着严格的要求，它生长在海拔3000米至4000米以上的高山草甸、灌木丛、流石滩等人迹罕至的地方，远远避开了人们探寻的目光。要恰逢一棵绿绒蒿开花比遇见一场爱情要难得多，你要在正确的地点，正确的季节，还要有超好的运气才行。

绿绒蒿不仅生长在高山之巅，它的大部分品种一生只开一次花，第一次开放也是最后一次亮相，第一次凋谢也是仅有的一次告别。一次开花就足以耗尽它的生命。绿绒蒿生长在石多土薄、风霜相逼的环境里，它必须生长多年，蓄积力量，方能拼一次开花结果来繁殖后代。一朵绿绒蒿的绽放包含了勇气、坚韧、无畏、执着等诸多顽强的词语，千折不回历经的苦难让它拥有了独特的光彩。相比其他植物，它的花朵也就珍贵得多，是抵挡住一年又一年的酷寒、冰冻、强风、暴晒，方赢来的一次开花。春天年年有，绿绒蒿的生命里却只有一个春天，在数个寒冬之后姗姗来迟。它

的美艳，让人心疼。

空气稀薄，紫外线强烈的高山草甸、流石滩上，绿绒蒿用生命的绝唱，演绎了一朵花的传奇。它薄如绢绸的花瓣昭展着生命的坚韧，盛放出一片高度与境界。

每一个见过绿绒蒿开花的人都是幸运的，值得祝福。

我没有见过绿绒蒿，只见过它的照片，它是一株开在我梦中的花。

我有几个喜欢登山，且爱好摄影的朋友，其中一个朋友对绿绒蒿的喜爱是痴迷级的。我第一次见到绿绒蒿的照片就是在他的微信朋友圈里。那是一株什么样的花啊？一见之下，就令我屏息。它不只是美，不只是艳，它薄如绢绸的蓝色花瓣里有一股清冽之气，出尘脱俗……所有形容花朵的词，在它面前都哑然了。它是一朵花，却更像一个有着满眼故事的人，所有的经历闭口不言，只慢慢在心里化解，寒风吹打，雨雪侵袭，烈日暴晒，缺水干渴……它熬过了一株花草所能忍受的极限。它悄然舒展的蓝色花瓣托起一团顶着黄褐色花药的蕊，气息清雅如月光洒落雪地，寒而不冷，只觉幽凉满眼。它的枝叶布满绒毛小刺，倔强

挺立，那是它对恶劣环境一再的妥协 and 适应。

我惊讶于绿绒蒿的美丽，高原、雪山、寒风、碎石的空旷荒寂成就了它凛冽的冷艳，给了它仙风道骨的气质，遗世独立的风范。一眼看到它，炎夏七月倏地就凉了。

大理的苍山、老君山都有绿绒蒿生长。我的童年是在老君山脚下度过的，家门前有一条进入老君山腹地的林区公路。沿着盘旋的林区公路一直往上走，到了一定的海拔高度，就是绿绒蒿的家园。或许那时候我是见过绿绒蒿的。在老君山的山野沟谷、滩涂乱石间，可否有过这样一株蓝莹莹的花儿？遗憾的是我关于绿绒蒿的记忆十分模糊。

想要一睹绿绒蒿的风采，须得历经跋涉之苦，翻越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山，顶着严寒狂风，冒着高山反应的危险，若无强健的身体和充沛的体力是难以做到的。因为身体的缘故，我从未尝试过登山这一类需要消耗巨大体力的活动。我一直在烟火俗世里混迹，和绿绒蒿无缘一见。关于此花，大多数人和我一样一生都不能一睹真颜吧？只能对着它的照片痴迷神往。只有极少数

植物爱好者、登山爱好者和科考人员见过绿绒蒿，当一株擎着花朵的绿绒蒿出现在他们眼前，他们的心理不只是一欣喜，更多的是完成了一次朝圣的告慰吧？

因为绿绒蒿，我关注了一个叫“高山植物博物馆”的视频号，主人收录了27种绿绒蒿的照片和视频。原来除了蓝色，绿绒蒿还有黄色、粉色、红色、白色等多种颜色。我时不时会点开这个视频号看看，像探望一个老朋友。

偶然间，我听说丽江高山植物园里有人工栽培的绿绒蒿。这让我意外欣喜。

我快退休了，即将拥有无数个可以说走就走的日子。我将选择一个绿绒蒿开放的季节到丽江去。

“道阻且长，行则将至”，我相信在未来的某个夏天，我会和一朵绿绒蒿相遇。



美食地理

巍山牛打滚

□ 陈鹏

清晨的巍山古城，古街还带着夜露的微凉，但古城古楼旁的小吃摊已冒出热气。蒸笼掀开时腾起的白雾混着黄豆的香气漫开，那是卖牛打滚的摊子开张了。这道巍山人才懂的小吃，没有华丽的名头，却是古城里的“老住户”，守着一辈辈人的清晨与黄昏。

牛打滚的名字来得直白。煮熟的糯米团沥水后放进碗中，再加上黄豆面、豆沙、芝麻，轻轻一颠，圆滚滚的团子滚得满身金黄，像泥地里打滚的牛犊，带着股按地气的鲜活气息。

摊主是位手脚麻利的老妈妈，指尖沾着点糯米粉，正把揉好的糯米团揪成均匀的小剂子，团成圆球。过上一会儿，锅里的水沸腾了，一个个小白胖的团子下锅，随着沸水上下翻滚。老人守在锅边盯着它们的变化，待它们浮起来，再煮上片刻，就可以捞出沥去水分，放入碗中了。我站在摊前等着，看老人把牛打滚放进瓷碗，淋上一勺琥珀色的糖稀，再撒上几粒芝麻，简单的工序，却透着烟火里的熟稔与精致。

老一辈说，以前巍山的夜市上，牛打滚是最受欢迎的消夜。曾经的巍山古城没有路灯，只有火把照亮街头，尽管这样，摊主仍准时出摊，大锅仍冒着热气，劳累了一天的手艺人围坐着，一碗牛打滚下肚，就能驱散一天的疲惫。如今，夜市早已换了模样，但古城古楼旁的牛打滚摊子还在，依旧是老手艺、老味道，成了古城里不变的慰藉。

生活笔记

《大理日报》照亮我的成长路

□ 余务洪

我与党报的情缘，始于1993年那个飘着油墨清香的春天。那时，我还是一名基层工作者，怀着一颗忐忑又热切的心，将一则简短的消息投给了《大理日报》——“云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漕涧工商所被省委、省政府命名为1993年省级文明单位”。

短短数日后，这则“一句话新闻”竟真的印在了报纸版面上。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自己的名字化作铅字，那份最初的惊喜与鼓舞，至今仍在心中留着温暖的印记。正是这张散发着乡土温度的报纸，为我轻轻推开了书写世界的第一扇门，点燃了我对写作最初的热爱。

从那时起，《大理日报》便如一盏不灭的灯，照亮了我最初的笔尖。它不单是传递乡音的媒介，更是我学习观察、练习表达的第一个园地。在它的鼓励之下，我逐渐养成了关注身边点滴、勤于记录思考的习惯。

那些刊载于地方报纸版面上的“小消息”，篇幅虽短，却为我奠定了最朴实的根基——让我懂得文字须扎根现实，表述要凝练真切，心中当常怀读者。正是这种日积月累的训练，为我后来走向更广阔的写作生涯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在接下来的岁月里，这份从《大理日报》开始的写作历程，逐渐延伸出思想的深度与视野的广度。我开始尝试将基层观察与理论思考相结合，在《学习与研究》《社会主义论坛》等刊物上，探讨《抓落实是做好工作的生命线》的方法论，思考《西畴精神是信念与实干的高度统一》的时代价值。无论是剖析《推进洱海流域治理向“生态之治”转变》，还是抒写《洱海情思》的深沉眷恋，那份始于乡土的情怀始终是我的底色。

三十年来，我的文字逐渐走向更广阔的天地。在《人民日报》《云南日报》《云南通讯》《云岭先锋》等党报党刊上，我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，擘画文旅融合新蓝图，思考智库建设新使命。从《抓基层党建 促乡村振兴》到《打造世界级全域旅游高质量》，再到《发挥好政

容貌的雯姑被大理城的榆王抢走欲霸为妾，霞郎前往营救，两人逃出榆王府。榆王发兵追杀，将二人逼至蝴蝶泉边。面对围上来的兵丁，他俩相拥跳入无底潭中。顷刻，电闪雷鸣，风雨交加，吓得追兵落荒而逃。雨过天晴，彩虹飞跨，他俩化作一对彩蝶从潭中飞出。此后，人们就把无底潭叫作蝴蝶泉，并将这对情人殉情的农历四月十五日定为蝴蝶会。

两个版本的爱情故事，表明了白族人对爱情的忠贞，他们义无反顾地追求幸福的精神让人肃然起敬。

“大理三月好风光哎，蝴蝶泉边好梳妆，蝴蝶飞来采花蜜咧，阿妹梳头为哪桩？”这是电影《五朵金花》里的插曲。在白族人民心中，蝴蝶泉是一个象征忠贞爱情的泉。每年蝴蝶会，白族青年男女都会来到这里，“丢个石头试水”，用歌声找到自己的意中人。在2004年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，蝴蝶泉又一次引来了一对“音乐彩蝶”，这就是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家盛中国先生和他的爱妻——日本钢琴家濑田裕子。这对把音乐与美、音乐与爱完美结合在一起的爱妻，千里迢迢“飞”到蝴蝶泉边，实现了他们的一个夙愿，那就是在这个爱情与蝴蝶完美结合的地方，深情演绎他们音乐生涯中的结晶——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，使蝴蝶泉成为“演绎爱情的名泉”。

蝴蝶泉是大理的景区，是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典范，其在“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”中彰显着独特魅力。



茈碧湖畔梅花开

冬日的洱源县茈碧湖畔，码头西侧的梅园中，梅花竞相绽放，花香四溢，景致迷人。粉的娇俏、白的清雅，各色梅花迎着凛冽寒风而开，清姿傲立，繁花簇簇，争奇斗艳。梅影横斜，与澄澈湖水、连绵山色相映成趣，勾勒出一幅唯美壮观的冬日画卷，引得不少游人驻足观赏。

[通讯员 施新第 施玲玮 摄]